

# 詩情書意——《思痛記》

## 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雜詠之七

盧錦堂 ◎ 國家圖書館退休同仁

### ✿ 《思痛記》

小池遭遇庚申年，身陷粵賊最可憐。  
歷險二十有九月，依然思痛快哉傳。



· 《思痛記》

李圭（1842-1903），字小池，江蘇江寧（今南京）人。世居樂豐鄉夏莊，為當地巨族。清咸豐三年（1853），太平軍攻下江寧，改稱天京，初時尚未十分擾民。直至咸豐十年（1860），清軍江南大營再潰，除太平軍之外，還有潰兵及流氓趁機打劫、姦淫擄掠。附近村居鄉里亦難免禍。李圭家男女多遇害，李圭本人亦被太平軍所俘，後見著軍中頗能優待文人，於是權充太平軍的寫字先生。

同治元年（1862）7月始有機會逃往上海，終得脫險。抵滬後，在「常勝軍」營中辦理文案，得識西人，進而任職寧波海關。光緒二年（1876）代表出席在美國費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，隨後並順便遊歷英、法重要城市。

書前仁和高鼎序，稱李圭此書「蓋追述庚申（咸豐十年）閏三月舉家被難，與己身逮壬戌秋（同治元年七月）始克脫離虎穴事」。李圭於書末亦感慨說：「昔日頭顱依然還我，快哉快哉。」接著又說：「嗚呼！計自被難至今閱月凡二十有九，不可謂不久矣；身所親歷，目所親觀，萬苦千辛，窮兇極惡，不可謂不至矣極矣，何期還戴吾頭，得不痛定思痛？爰捫拾事實，漫為長篇，目之曰思痛記。」

書中雖稱太平軍為「賊」，但在描述兵燹時，卻未曾將全部責任推給太平軍，如曰：「賊亦有令禁止騷擾百姓及劫掠衣物等，蓋一恐行軍累墜，一恐怠惰軍心，兼亦以收拾人心也。」又如曰：「行此類事者（指焚掠姦殺），大抵以湘鄂皖贛等籍人，先充官軍，或流氓地痞裹附



于賊，或戰敗而降賊軍……者居多。其真正粵賊，則反覺慈祥愷悌，轉不若是其殘忍也。」再如曰：「至官軍一面，則潰敗後之擄掠，或戰勝後之焚殺，尤屬耳不忍聞，目不忍睹，其慘毒實較賊有過之無不及。」鍾叔河《走向世界：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》第十一章曾徵引，並論及：「《思痛記》異于一般寫戰禍流離的文字的地方，是它不止于客觀紀錄人民被虐殺的斑斑血淚，而能促使讀者去對這種慘劇發生的原因進行冷靜的思索。」不過，書中對這場戰禍嚴重傷害百姓的痛苦描寫，正可補充一般史料所未及處，試擇錄如下：

「人心惶然，婦女自裁者絡繹不絕，見之不能止。」

「男婦及僕婢已死亡散失殆盡。存者，余祖母輩及幼小弟妹十數人，亦皆奄奄一息，哭不成聲矣。是夜，各處尋覓婦女屍，得余叔祖母徐孺人、伯母楊孺人、母朱孺人、叔母蔣孺人、高孺人、錢孺人、陳孺人、王孺人、張氏、劉氏及余配毛氏，並諸姑嫂、弟婦、姊妹輩幾二十人。」

「忽數賊推門入，拖婦女去西首，室內遂隱隱有啜泣聲、哀號聲，不堪入耳。俄東邊賊目所謂喬大人者，傳晚飯酒肉，歡呼與婦女狎褻聲備至。忽又有喊殺聲、拖拽聲、砍擊聲、放火鎗聲，闐闐不已，蓋婦女不堪其擾，稍拂賊意，致被殺害，不啻天翻地覆。」

「過一大村落，屋燬盡淨。臨河大樹以百計，樹下各有死屍一二具，反縛樹身，肢體焦黑，無完膚。」

「其被擄之強壯者，以白刃逼令居前隊當矢石無論矣，弱者存活不二三，餘則或亂槍戮死、亂刀砍死，或帶活剖腹摘取心肝，或繫首於樹，積薪胯下焚灼。若火鎗擊死，快刀殺死，猶死之善者。」

「中途有疲弱老幼不良於行者，稍一蹲坐，亂刀交下，斃於路旁。或有突躍入河，冀脫逃者，甫入，爭以長桿槍刺之，或擊以火鎗，百無一生，水為之赤。農民欲逃而被覲破，或逃而被獲，立割其耳而反縛其手以行，雖血流徧身，不容住足，逮頹憊甚，乃殺之。」

「路旁小屋中或墳地幽曲處，見一二老幼，雖垂斃，必刺之死，或用槍尖挑一首蠱一足以行。至婦女幼弱，被驅迫踐踏而死，扶眼流腸，尤不可以數計。」

時屆西曆11月末，白晝仍豔陽高照，執筆至此，卻不寒而慄。

#### · 《思痛記》

二卷一冊/（清）李圭撰/清光緒六年（1880）刊本/特藏編號15898/版匡高17.2公分，寬11.7公分/四周雙邊/每半葉9行，行23字/版心白口，上方正中刻「思痛記」/單黑魚尾，魚尾下方記卷次（「卷上」或「卷下」），再下方為葉次。